

热火朝天的网络麻辣鲜书

e乐一代文NO.1

好看得一塌糊涂!!!

花心 不是我的错

老庄 继蔡智恒、安妮宝贝之后又一颗网络文学新星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藏書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东一枪 NO.1

网络长篇小说

花心 不是我的错

老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心不是我的错/老地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ISBN 7-5006-5210-0

I. 花... II. 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9676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40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山东恒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16 15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山东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1 - 40,000 册 定价: 18.80 元

本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师书店: (010)84039659



特别声明：故事是虚构的，人物是生造的。

姑且称为引子

二〇〇一年，我蜗居于中国版图上那个形似卧驼的省份中一座城市的角落里。

是春，窗外风和煦，花醉人。

午夜十一点的电话铃声像女高音喊救命，凄厉诡异刺激，突兀的紧缩感从肛底升起。我用偷儿掏包般的轻巧和迅捷抄起了话机，心中惴惴，仿佛看到苏娟的眼珠把闭合的眼帘滚动得波浪起伏。

书房和卧室间的隔音效果尚好，我的声音不会传到苏娟那里去，她也不会偷听我的电话，这点我深信不疑，于是我说了声喂。

数秒钟里，那边是死一般的沉寂，我刚想破口大骂，对方说话了，一个



很美妙的女声：

瞪什么眼？你这个混蛋。

我无声地笑了下说，你这个混蛋半夜三更来电话就是告诉我我是个混蛋？

她说没错。

我说你别神经了，找抽呢还是想制造花边新闻？告诉你，我媳妇根本没睡着。

她说你这混蛋是聪明呀，我就是想让她抽你这个混蛋。

然后是她压得极低的抽泣声，我知道这时候我最好的做法是握着话筒静静地听，果然不一会儿她就哭够了，嗓音颤颤地说，钟立秋你告诉我你这个混蛋到底有多少女人。

我说数不过来呢，我身上所有成根的东西加起来才长长短短的二十一根。

她那边扑哧一笑说，别故作轻松，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被你坏了的女人你是数不过来了。

我说是么？可我咋就没坏了你呢？

她非常幽怨地叹了口气，一改那种调侃口吻，开始娓娓地向我诉说，与其说诉说不如说是她对我的解剖来得更准确些，而且剖析得丝丝入扣鞭辟入里。我握着话筒的那段时间里觉得身上的衣服被她用尖利的牙齿咬着一点点往下撕扯，直至一丝不挂，我下意识地伸右手捂向腹下，那里软绵绵的没有一点生气。

最后她说，钟立秋你是个天生的流氓，天生的流氓总是招可怜的女人们疼，抽空开个房间吧，我把我送给你。

我看了下表已是凌晨一点，这个电话打了两个小时。握过话筒的手臂酸麻僵硬，可我没有往常那种和女人通过电话后的口干舌燥，那是因为她基本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左半边脸隐隐有些发麻，我固执地认为我的左耳比右耳要好使些，所以总习惯用左耳听电话，实际上我到医院的耳鼻喉科做过测试，两耳的听



力完全相等，都挺他妈的好使。

我一手揉着麻乎乎的脸一手端起茶几上那杯两小时前倒进去的啤酒，没用吞咽直接倾入了胃中。这招是跟发大水那年小瘪三潘长江在春节晚会上露的那手学的，那小子把大约两公升矿泉水一气灌到肚里，竟然说是为了抗洪救灾做贡献，我当时就冲着电视屏幕恶狠狠地操了那瘪三一顿，恨不能让他张开嘴巴直接尿他一泡，看他咽不咽得下。

啤酒把我的胃刺激得一阵痉挛，有点凉也有点爽。我起身想去卫生间却似听到隔壁卧室的苏娟有梦呓声发出，就转身来到院中。

望着满天的繁星，我的部分体温伴着一股热流冲到南墙根的下水道里，使我激凌凌打了个寒战。

站在那儿一边哆嗦一边琢磨，哆嗦够了也琢磨好了。我掏出手机对刚才给我来电话的女人说了四个字：绮丽大厦。然后回到卧室对不知是真睡还是假睡的苏娟说了三个字：有任务。

我告诉出租车司机说我要去绮丽大厦，那辆看上去挺新的桑塔纳就无声地起动了。城市的霓虹在我半睁半闭的眼中闪烁着向后退去，我把车窗摇开一条缝，初春的风有些湿润，携裹着一股淡淡的暧昧的香气扑上我的脸。

绮丽大厦是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之一，共有二十八层，是个集餐饮娱乐一体的人间仙境。我喜欢那里的一切，就像喜欢所有美好的自然景观，喜欢所有美丽的女人。

我和给我来电话的那个女人居住在这座城市的南北两端，这座大厦雄居其中。第三地，我的头脑中突然钻出了这样一个法律术语。

说我是个天生的流氓我比杨乃武还冤，流氓这个概念太抽象，我根本不知其所以然。说我是个天才我还是欣然接受的，有道是第一个把女人比做花的人是天才，其后的只能是蠢才。

首先是我天生的认字早知道的词多，当然都是些汉字汉词。从我记事开始我就对女孩有着无以言表的兴致，我觉得这世界真他妈的神奇呀，竟然有种和我们这帮被称做臭小子的男孩不同的孩子，叫做女孩儿，她们比

我们更轻灵清秀更芬芳更有人味儿。我曾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孩刚刚发育的小胸脯看,觉得那真叫鬼斧神工,不管是正看侧看还是俯视仰望,那线条儿总能让我啧啧不已。

被我盯着看过的女孩没有一个像电影电视小说上表现的那样骂我无耻下流或者流氓的,所以我一直认为那是在诋毁我们可爱的女同胞。被我看的女孩儿只是红了小脸扭过身去,在我眼前消失的嘴角总是含有一丝若隐若现的笑意。那情景让我觉得特受用,胆子也越来越大,我从不偷眼看女孩儿,不管哪个部位我一律肆无忌惮地直视,当然都是隔着衣服的。那也好,那使我的想像力得到了迅猛发展,为我在系统地学习了汉语后把那一个个方块字按照我的意愿排列组合成让女性们唏嘘不已的文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二岁那年夏天是我小学毕业的暑假,百无聊赖中我和左邻右舍的男孩女孩捉迷藏。捉人的被蒙上眼睛开始数数,香香像个影子似的跟在我身后东奔西突。那个小我一岁的女孩有两条细长的腿和一条细长的麻花辫儿,我和她一起趴在了路边的阳沟底脸对着脸儿,我盯着她秀气的脸看,目光还顺着她的脖子往里爬,试图看到起伏的曲线。香香的脸突然憋得通红,眼睛也蓦然潮湿,她速度极快地起身,以速闪不及掩目之势褪下自己的小裤衩又极快地蹲在我的面前,带着哭腔对我说,对不起啊秋子,我实在憋不住了。

我只看了一眼,火红的太阳就坠落了,眼前一片暗红。我想我要死了,我看到了一朵初绽的滚动着晶莹露珠的鲜花,她在那一瞬间灼伤了我的眼睛,致使自那以后我的眼睛不论是睁着还是闭着都有那花儿在摇曳,且万花筒般地变幻无穷。

后来我才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把女子比做鲜花了。我想那所谓第一个把女子比做花儿的家伙肯定也是个蠢才,我坚信我是第一个真正把女性比做鲜花的人,我才是天才。不然不会有那么多女性在别人看来是毫无缘由地爱我,要死要活的要把自己送给我。

.....



站在绮丽大厦门前的她披一身的确绮丽的华彩，素色的裙摆和一头长发都在春风中微微飘起，雨中杨柳似的水灵灵婀娜多姿，俊俏的脸蛋儿很是惹火，几个出进的男人无一例外地向她行着注目礼。

看来这个叫黎静的小女子是真的豁出去了。

有必要补述一下我二〇〇〇年夏天时的状态。那期间我的事业跌入低谷，在单位上我像一条三伏天的狗那样伏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旮旯里呼哧呼哧地伸着舌头喘粗气。因为是条烈性狗——相当于德国黑贝日本红狼一类的，还被用一条铁链子给拴住了，四周都是提防的眼神，惟恐我运气真挣断链子把他们的鸟给咬下来。

其实他们多虑了，我早已厌倦了勾心斗角的仕途争斗，特别是那种必不可少的奴颜婢色，也厌倦了想要出政绩就须出生入死废寝忘食的工作。我试图挪个地方，人挪活树挪死嘛。可考虑了一下那件事并不比弄个一官半职的容易多少，甚至还要艰难。

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玩艺了，我能干点什么，能干好什么，全是茫然，如坠十里雾中。

我就那样眼含热泪趴在树阴下一边晾着舌头散发着身体中过多的热量，一边回忆自己磕磕绊绊走过的路，时时低了头去舔一下心中那永不结痂的伤口。

我知道我不是那种老实巴交安分守己混吃等死的草包，我不会选择在沉默中死亡，我一定要在沉默中爆发，这是命。

可我做点什么呢，我的导火索在哪儿呢？我那会儿想得最多的是我的铁哥们吕赞不知从哪听来的话。

对我复述时一身横肉人高马大的吕赞像个哲人，他说你想要一天不得安生吗？那你就在家里请一次客吧，你想要一个月不得安生吗？那你就搬一次家吧，你想要一年不得安生吗？那你就办一次调动吧，你想要一辈子不得安生吗？嘿嘿，那你就去找一个情人吧。

从那时起，我有了找个情人的想法。就为了这辈子不得安生，我精力过



剩。

我在驴蛋的办公室对他说，好吧蛋儿，那我就找个情人吧。

看着我一本正经的表情，驴蛋那双确如驴蛋似的大凸眼睛差点脱离了它的母体，他用肉乎乎的大手摸上我的额头说，兄弟你没病吧？

我拨开他的手，去你妈的吧，你个流氓才有病。

驴蛋笑得特别开心，我知道我用词不当，那家伙最爱听人叫他流氓。

他说你咋就这么了解我呢，我这辈子就是喜欢耍流氓啊。

我说流氓就那么值得夸耀吗？恐怕你还搞不清流氓的概念吧？

他说得得，你别他妈的在那糟蹋深沉了，再给你说句话你听着啊，高级干部耍流氓那叫游龙戏凤。

这次是我笑的特别开心，驴蛋这家伙老毛病犯了，说着说着就掉包，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驴蛋没下海经商时是我的同事，有次我俩因执行一外宾保护任务而住在宾馆的同一房间里，驴蛋瞪着眼睛在瞅电视里一部剧中人能像鸟那样飞来飞去的武侠片，我觉得无聊，靠在被子上打盹儿。

我听到驴蛋的喉咙咕咕噜噜作响，眼睁睁地看着他将嘴唇噘起，扑地声把口痰吐到两米开外的痰盂里，然后一脸兴奋邀功似的看着我。

我说嘿嘿，行，你真行。射得真远，又远又准。

驴蛋的笑容胶在了脸上，他显然听出了我用的那个动词有点毛病，说，去你妈的，那是你的熊！

熊是精液的俗称。

我在床上打着滚笑。

驴蛋也笑，还笑得眼泪扑簌的。我突然就觉得这哥们忒可爱，从心里认他做了我的朋友。

……

驴蛋说你个鸡巴神经兮兮笑个鸟哇，告诉你，情人不能找，老娘们能烦死你，女孩更不能要，要了她就非嫁你不可，那就是泡妞泡成了老公，四大不成功之一呢，另三大不成功是炒股炒成股东，做房产做成房东，玩麻将玩



成相公。

我想这商海是锻炼人呢，驴蛋都能出口成章了。

我说闹玩呢蛋儿，这找情人也不是买自慰器，交上钱就能弄回家的。

他说是啊是啊，你不如学我，想了就找个小鸡玩玩。

哦？那个好玩吗？

他说好玩呀，小鸡个顶个的年轻漂亮，床上功夫和老婆那简直就没法比，呵呵人家那是专业的，老婆是业余的。

我感慨，说，我操。

他说，行，今晚我就请你操。

我忽地从他那意大利小牛皮沙发上跳起来：

你……我根本不是那意思！

那天起我觉得驴蛋一点不缺心眼儿，真正缺心眼的是我这种看上去识文断字聪明得要死的主儿。不然那小子不会门里门外有人恭恭敬敬地叫经理，短短几年时间里置了房子买了车，还换了个整小他十岁的媳妇儿。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绮丽大厦，一家四星级宾馆。驴蛋熟门熟路地领着我出出进进上上下下。先是领我去了海鲜餐厅，吃两百元一只的螃蟹三百元一只的鲍鱼，享受天仙似的小姐的微笑服务。

他用那双银质筷子点着我盘中那只不小的鲍鱼说，兄弟你看这东西像啥？

我瞅着那褐乎乎颤微微嫩生生呈长椭圆形的物什说，像啥？看不出来。

他就很暧昧地冲我眨眼儿，再瞅瞅？

他这一暗示我就瞅出端倪来了，笑骂了一句：

你真他妈的……没法说你了。

说话的工夫，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少年时看过一眼的那朵美丽的花儿。我直纳闷，怎么同样的对象在我眼里是鲜花，到了驴蛋眼里就变成鲍鱼了呢？这人眼珠子看到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东西啊？比如我说煤球是黑的你也说煤球是黑的，可到底什么是黑的，我眼里的黑和你眼里的黑实际是永远没法沟通的。真是伤脑筋啦。



驴蛋说,你别跑这来发愣好不好?吃吧吃吧,这可是专补咱们命根子的东西。

吃完了鲍鱼驴蛋又领我去打保龄球,那时我俩每人已喝了一斤精品二锅头,在那条贵宾道里两个年轻漂亮的小姐专门侍候我们,递烟点火倒咖啡,甚至用洁白的毛巾为我们擦去额上的汗。

开始两局我俩都还行,都能打个百八十分的,动作也还看得过去。到了第三局时估计是酒劲上来了,先是我明明往前抛的球却跑到身后去了,险些砸了服务小姐纤巧的脚。后来是驴蛋助跑时没了刹车,牢牢地拎着只保龄球瞎驴似的冲入跑道,在有油区俯卧前冲,差点用圆圆的脑袋撞击了球瓶一三号位弄出个大满贯来。服务小姐手背掩着口花容失色,就差哭出声来了。

被小姐撵出来的驴蛋解嘲地哈哈大笑,一边挥着大手一边扯着嗓子喊,走走,咱们走,这球不是养咱爷们的玩艺儿!

在每人一个的冲浪式浴盆里泡得浑身发软,驴蛋晃着大白熊似的身躯招呼我钻进了桑拿房,躺在木椅上。

经过一番七十多度高温的穷蒸恶煮,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快要像炸油条用的面那样顺着木椅子淌了。

我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穿上那件日本鬼子式的浴衣来到所谓按摩室的,只迷迷糊糊记得我的身体真的像案板上的面那样被一双小手翻来覆去,那和服也不知何时脱离了我的身躯,就在我那个挺要命的部位被当作攻击目标,用驴蛋的话说就要被揪拉撕扯握吮之际,我连滚带爬落荒而逃,身后传来一个女孩小声却又委屈又恼火地咕噜声……

坐到驴蛋的富康车里,驴蛋看着我不说话也不开车,憋了半晌他说,原来你真的有毛病啊,签的单上硬是没有打炮费呢。

我依旧昏昏沉沉,可我的嘴没饶他,我说:

我有毛病?告诉你我这是喝醉了,不醉我也不会被你弄那房间里去,醉了我就做不了那破事,哈哈,老天爷都不想让我犯错误呢。

他说行,你嘴真行,用你的嘴干干小姐们,说不定她们还给你钱呢!



我实在是晕得很，就没再理他，头一歪，在车座上睡去了……

我钻出桑塔纳站在黎静面前，绚丽大厦的霓虹灯肯定照亮了我满脸的微笑。

单位上那个叫江琳琳的女孩说我的笑容像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坏意荡漾却不失邻家大哥的亲切感。我说是那厮像我吧。

我把手插在裤兜里盯紧黎静的眼睛，这个衣着得体气质典雅的女人全没了电话中的俏皮和犀利，满眼的幽怨和爱怜。

风使一侧的发丝遮住了她小半边脸，她的眼就眯了，嘴角也抿了起来，这使她在我的眼中不仅楚楚动人还有点楚楚可怜，拥抱她的冲动愈发强烈，可我没那么做，故作漠然地说，行动蛮利索嘛，来，跟我来吧。说着就走向那擦得锃亮的旋转门。

她伸出食指捏住了我的衣袖，等等。

我转回头，怎么，变卦了？

她无声地笑了下，真想在这开房间？

我说是啊，档次够吗？

呵呵……她笑出声来，最便宜的房间是四百六十元，恐怕要你小半月的工资吧？

我说你扯什么淡呀，我一无业游民哪儿来的工资？

她的眼神就变得恨恨的，只一瞬又变得柔情无限，算了，我带你去我家吧，我有车。她抬手一指，我看到一辆不知什么牌子的小跑车在不远处映着大厦的霓虹闪着绚丽而诡异的光。

我心中一沉，彻底转过身来冷冷地看着她说，黎大小姐，这都什么年代了，你咋和个耐不住寂寞的农村媳妇似的趁着男人不在往家招汉子？有没有搞错呀你！

她叹了口气，天呀，我怎么会认识你这么个一张嘴就让人恶心的混蛋！？

我说，嘿嘿。

是说，不是笑。

穿得像八国联军似的服务生把我引到总服务台前，随着我们脚步的移动，原本蜡像般坐在服务台内的小姐轻盈地站起，脸上立刻堆满了职业性的微笑，她说，先生，欢迎光临。我觉得挺逗，就贫了一把，说小姐你辛苦了。她说谢谢，应该做的。我说不谢，应该说的。那小姐的笑容就发自内里了。我说你这样笑更像个女孩子了，可爱。那女孩脸一红，有点羞也有点怯地看我一眼说，要住宿吗先生？我说，是啊是啊，要是滑冰我就去溜冰场了。

小姐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来，笑完还用白白的小牙轻咬着红润的下唇两眼闪亮地看着我。这是我最爱看的情景之一，就盯着看起来。突然想起了黎静，扭头向坐在旁边沙发上的她看去，她果然蹙着眉愤愤地瞪着我，我仿佛听到她正从牙缝里往外挤着两个字：混蛋。

我对小姐说开个单人间吧，要最高层的。那小姐麻利地为我办妥了手续，将匙牌交到我的手上，看着那花儿般的笑靥，我实在情不自禁，悄悄在她手心挠了一下，打了个典型的擦边球。如果碰上那种厉害妞儿表示不满我完全可以把这个动作说成是正常的无意的，她要是表示再强烈点我就赠她“自作多情”四个字。这小姐显然是温和而未经风情的那种，只是傻了似的张着嘴看我。转身时我在心里说，亲爱的小妞，这世界上坏男人多着啦，万里长征你还没起步呢。

我对着黎静像盖世太保提审被俘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那样摆了下头，黎静站起来随我向观光电梯走去。靠近我后她还真就说出了那俩字。

随着电梯的缓缓上升，我轻轻揽住了黎静的腰，手的触觉告诉我她这身羊绒制品的价格绝对不菲。

我笑着说，你简直就是个哲学家啊静儿，知道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我真喜欢听你叫我混蛋。

她却正色道，得了吧你，钟立秋。

打开房间门插牌取电，室内顿时布满了柔和的灯光。我把黎静先让了进去，回手关上门后看到黎静的脚步明显迟疑。我想这女子肯定认为我会像电影电视上演的那样从身后给她来个疯狂大拥抱，然后臂力一振把她抛



到床上去又扯又咬吧，所以她做好了准备。可是她错了，不按常理出牌是我赖以生存的手段，无论工作上还是生活中。

关于女人，关于性，我有着两种很矛盾的理念。一方面我觉得太熟悉了没激情，因为对方首先让我感到她是一个“人”，是个“人”她就有了人的一切特质，比如悲比如哀比如她有种种的负担和苦楚，明了这一切会冲淡我对性的热烈而过分关注她的情感，像我现在对我的妻子和单位上的女孩江琳琳；另一方面，太陌生了我也没激情，我无法想像在我闭着眼睛做爱时睁开眼来看到一张似乎从没见过的面孔，那足以使我陡然间阳痿，比如我嫖不了娼。

我的激情只能在“情人”身上奔放，我们之间只能是无牵无挂的男欢女爱，而我们必须相互欣赏相互愉悦，从身到心。

我对不知从哪儿得来的一个观念很以为然，性欲大大复杂于食欲，肚子饿了食品好孬都能填饱肚子，可我不能和一个我看不顺眼的女人性交，不论是外表还是内在的，有一点不顺眼都不行。我恰好不是那种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我那小头脑无条件听从我大头脑的指挥，只要有了不行的信号它绝对不敢轻举妄动。

刚才黎静说的四百六十元相当于我月薪一小半的话语使我在潜意识中感到稍许的不安，这一不安的稍许使我的肾上腺分泌处在了均衡状态，大脑思维也就变得活跃起来。

我跨上一步轻轻揽住黎静，替她摘掉了肩头的小包，顺势把自己的脸往她的颊上贴了下，感觉她有些发烫。

我对她笑了下，把她的包挂好后来到了几乎占了一面墙的落地式窗前，忽啦一声拉开窗帘，天上的星和地上的星刹那间涌了满满一屋子，我有了种置身太空的感觉。

我扭头向显然是被眼前的美景惊住的黎静眨了下左眼，指着窗外说，静儿你看——多么美的夜啊，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你就会融化到夜空里边去，来呀，来呀我的静儿……

我的声音一点不亚于当年给日本电影《追捕》中那个精神病医生配音

的演员，低缓阴沉而充满着诱惑力。

黎静踏进一步扑进我的怀中，双臂紧紧环住我的脖子，我闻到了那种叫做“惟一”的法国香水若隐若现的醉人气息，同时感到她身体的轮廓清晰地印在我的怀中，起伏有致，不由把她紧紧搂住，忘情地在她耳边抽动着鼻子。

她说，立秋你别这样，你知道你刚才的声音和表情多么可怕吗？我怕你立秋，我真怕你不笑时候的样子。立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魔鬼变的，你是专门来害我的吗？

我抚摸着她的后背，透过薄薄的羊绒衫用手心感觉着她乳罩上的挂扣轻柔地说，别怕静儿，我是个好人的，不骗你，绝不骗你。

有泪濡湿了我的胸襟，她点着伏在我胸前的头说，我信，我信你，立秋。

我说，哦，好孩子你真乖，乖乖的静儿。并缓缓转动了她的身体，我对着眼前的繁星寻找她的嘴唇。

蓦然间，我在地面的点点星火中看到了我的家，离这儿直线距离不过数公里的一间楼房里睡着我的妻子苏娟，一个和我曾经热恋而今淡然的女性，她正用那双每一条睫毛都曾染过我唾液的细长眼睛望着我流泪，同时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朵花，一朵我永生难忘却也永远无法描述清楚的总是处在动感中的花儿。

我仿佛又死过去了，僵硬地伫在那里，怀中伏着一个堪称美丽的年轻女人，她正痴痴迷迷地嗫嚅着：

立秋，我想像不出你穿上那身衣服的样子。你一定很威严，像个将军对吗？钟立秋，钟……警官。

闻声我浑身一振，双手分别握住黎静的左右肩头，皱起眉定定地看着她。

……

二〇〇〇年那个夏夜坐着驴蛋的车从绮丽大厦回来后，我的酒也醒得差不多了，回忆起按摩房那一幕我煞煞实地出了身冷汗。荒唐，太荒唐了。



我知道那种事放在驴蛋身上根本就算不上事，就是被当场逮住了也就罚个万儿八千的拉倒，那点钱他不缺。可我不行，我不仅没那么多钱，我的口袋里还多了张警察证，证上有我的照片还有我的警号。

尽管大街上流传着许多诸如“公安局、交警队，赶走了嫖客自己睡”的话语，许多报章中也将公安内部各类惊天丑闻曝了光，甚至我还心照不宣地知道我的部分领导、同事并没少去了夜总会、桑拿房等场所。可我不行，我无论如何不行，一旦出了事没有人会明里暗里保我，这点我特自知，我担不了那么大的灾祸。嫖娼是违法的，而我被美其名曰执法者，执法犯法被人捉住了的前景肯定不太美妙，最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那足以使我身败名裂，葬送了我在这个岗位上付出和得到的一切，我得自己疼自己才行。

我庆幸我没嫖娼，我永远也不会嫖娼。清醒时我不会到那种场合去，醉了我嫖不了。这点我非常感谢我的生理特点，据驴蛋说大部分男人醉意朦胧中性的要求特强烈，做起来还特持久。

我把“天作孽或可恕，自作孽不可留”，“小事毁人”等老辈上传下的话默诵了几遍，语重心长地说，钟立秋同志，珍重呀。

同时我也恨得牙根痒痒。我有个叫刘军强的同事酒后在一家夜总会的包间里嫖小姐并把人家女孩的奶头给咬出血来，被一兄弟分局的治安警察逮了个正着。电话打到我们局某头儿办公室，那头儿叫了车带了一万块钱颠颠地跑了去把人领回来，还顺便请吃了顿夜宵并严加保密。既然我都知道了，说明这密没有保住。没保住咋样？他照样吃香喝辣的，就因为他有个当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爹。

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曾多次耳闻过这类属于暗箱操作的事情，因为不如这次典型也就没往心里去，一门心思做好自己的业务，梦想着凭此总有出头之日，对我没有得到提拔重用理解为本单位多年没提干部，属于时机还不成熟。这次是真搞明白了，别看作为一个公安预审员我有铁嘴钢牙之称，审下的大要案数不胜数，只要那几个说了算的败类不下台，就是再提拔十个也轮不到我。一是我没有个所谓的好老爸，二是我从没送过那种有着特殊含意的礼，不想送，也不会送，我无法保证我就送得下，更无法想像被拒